



# 胡楊林私語

□朱一平

“我从山海之外，为你乘风而来。”  
深秋，我从一万余米高空飞到千公里之外的呼和浩特，又乘车一千多公里，来到居延海边的额济纳旗，几千公里的追逐，为的是去亲眼看望、亲手抚摸那传说中象征永恒的胡杨林。

在我家客厅墙壁的C位上，有一幅巨大的羊毛挂毯，当初在网上千挑万选，把这幅天空湛蓝、树林金黄、河水清亮的风景挂毯拎了出来。很多年过去了，边塞的胡杨林视频火爆，不少人都去过了，赞不绝口！这风景不就是我家墙壁上的那幅吗？我真是慧眼识珠，必须亲自去看看。

哪怕已千百遍欣赏过胡杨林的视频和图片，哪怕千百篇诗文已把胡杨林的美讴歌了个遍，但都不及我在现场看到的震撼。那天陡然降温，白天几摄氏度。我叠穿了三条秋裤、两件保暖内衣、一条羊毛长裙，外加风衣和羽绒服，头戴帽子裹围巾，还是感到寒气嗖嗖袭来，双手又红又僵。平地不时起风，几丈高的劲风卷着沙粒扑面而来，身体晃动，眼前一片混沌，眼睛睁不开，嘴里有异物，真是“北风卷地百草折”呀。大家缩头裹衣，砥砺前行，坚信这是通往美好必受之苦。

老天爷体恤我们的虔诚，阵风缓了下来，天色渐渐向明，拐过一道弯，眼前黄灿灿一片——太阳出来啦？非也，是庞大的胡杨林金光闪闪，比视频中的还要壮观、比期待中的还要明媚。虽然刚刚还风尘弥

漫，但叶片却一尘不染，纯净的明黄，没有一粒斑点、一丝裂纹。这些小小的叶片，汇集浩瀚的金色海洋，如同清晨在居延海边守候的初升太阳，天地上下浮光如金，浩浩汤汤，笼盖四野。一头扑进林子里，沉浸其中，忘了归期。我们是今年的最后一拨游客，由于降温起风，已有叶子飘零，好难得啊。抬头金黄覆盖；地下遍地黄金，风起，金叶翩翩……天赐仙境，我赶紧脱掉羽绒服，露出裙装，东施效颦一番，美哉！

那天，在大漠胡杨林，走走停停，两万多步。眨个眼便是美景，宁愿错过班车也不忍错过这里，再冷也要宽衣凹形。这是一生只来一次、一次便永不忘怀的胡杨林呀。

如果说大漠胡杨林展现的是雄性之美，那么，第二天的水镜胡杨林，便是阴柔之媚，君见犹怜：这么美的胡杨林，几万年孤独荒漠无人知晓。由于有水，这里的胡杨身姿挺直妙曼，树冠霞云，倒影映在水中，宛如仕女对镜浣发，整个胡杨林荡漾水中，如海市蜃楼仙境。徜徉其间，涉水、仰头、抚摸、俯身、戏水、长裙曳地、衣袂飘飘……声声叹息激起朵朵涟漪——与之相逢，了的是哪世情缘？

胡杨属第三纪孑遗古老树种，距今已有约6500万年历史，只生长于干旱、苦寒、盐碱之地。由于胡杨林的存在，才有了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胡杨林阻挡了沙尘暴的肆无忌惮，为人类生存争得一方天地。胡杨树最亮眼的是叶片，最令人震撼的是它的身躯。大部分胡杨树都是曲折向上，如同杂技高难度动作，有的枝干虽匍匐在地，枝丫却又昂然向上；有的眼便要倾倒，却又稳如泰山；树冠金龙五爪撑向苍天……不是胡杨树故作姿态，在这寸草不生几乎无雨的盐碱大漠，它们需将根须深入大地五六米，寻觅一点水分，再输送至树干枝头，朔风沙尘冰雪，将身躯折腾得东倒西斜，但它们就是不倒，拼命挣扎向上。它们的树干，沟壑纵横爆裂如同枯木，枝头却春来泛绿，秋日金黄。

胡杨树的叶子也很有特点，同株上有三种叶子形状——嫩枝上为柳叶形、青年期为椭圆形、成年后则呈银杏叶状，这是胡杨树独有的生理特征，也是其生存智慧。不然，怎么会成为“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永恒象征呢？

在大自然中，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和使命。胡杨林几万年生长在大漠荒野，不是为了展现美，而是防风固沙，即使死去，依然不朽，其网状根须依然牢牢抓住大地，树干枝丫依然屹立不倒……它的种子随风飘落，破土发芽，历经千难万险，经受千锤百炼，最后蔚然成林，生生不息。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 古花的那些少年

□张资东

山河已入深秋，忽有少年故人像风从心上吹过，把我又一次吹回梦里的古花。

我少年的足迹，像零散的碎石，散落在南川南边的山河沟谷里。

父亲的工作性质，注定我的少年时代不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父亲在县文工团工作，常年下乡演出，我和妹妹只能跟随当教师的母亲，在远离县城的偏远山区读书和生活。抬眼望见苍凉的大山，物资匮乏的小屋，便是我少年时的日常。

那个小山乡与贵州相邻，叫元村，现在叫古花。20世纪70年代初，这里还没通电，每天只有一班车往返县城，每趟要走近4个小时。一到冬季，大雪铺路，车辆无法进出。每年开学，我们从县城到这里后，基本上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母亲在这里的小学教语文，有时也教音乐。吃饭是学校的大食堂，在那个年代相比农村同学，至少学校的杂粮饭，还能满足我的口腹之欲。

学校是由当地最大的韦姓祠堂改建而来，除了上课，还有各种体育活动，这让我们这些留在学校的教师子弟，篮球、乒乓球都打得非常好。还有一种娱乐，就是放学后骑牛。当时公社的牛都分到农户，这是重要的劳动工具，我那些乡村的同学们一

大早都要把牛赶到山上去吃草，放学后又到山上把它们牵回家。

在赶牛回家的途中，我们便可骑在牛背上嬉戏，经常在大道上看见一大群孩子骑着牛奔腾而来，老师们便戏称“骑兵团”来了。骑牛有很多技巧，光是上下午背就有多种方法，连身高矮小无法正常跨上牛背的妹妹，都知道把牛赶到田里，然后从田埂上翻上牛背。

我们还有一个每天晚上必修的科目——“打仗”。大我两岁的周晓兵是校长的儿子，当他用二哥从部队带回的号角吹响集结号时，我这个在煤油灯下还没做完作业的猴儿便心猿意马地坐不住了，在“黄司令”和“田队长”整理完两边队伍过后，“打仗”便开始了。房屋的夹壁、牛圈和猪圈的角落、田埂地头、农作物的间隙……“地道战”和“地雷战”，便如电影情节般如火如荼地展开。

现在交通便利了，一个小时的车程便可以从南川城到达古花镇。工作后我还经常去拜访“黄司令”，只是生活的折磨和岁月的洗礼，“黄司令”的霸气早已不见。更年轻的“田队长”，也早已因病去世。

乡里也有乡里的活法，我自己寻找的

快乐有很多。一部《抓壮丁》电影，可以从红光村看到万家村，一连几个晚上在各个村落之间连续摸黑追着观看，电影里的台词烂熟于心，我可以把里面王保长的口音学得很逼真：“李老栓，你借钱不还，我要到县政府去告你。”此外，正月十五“追黄雀”、掏鸟窝饲养八哥等，都是我少年欢乐时光的组成部分。

没有娱乐项目时，读书变成了我的日常，各类书籍的涉猎，养成了我爱读书、爱藏书的习惯。因为读书比较多，我小学时期的作文，写作水平是超出当地同龄人的，作文常常作为范文在班上被老师朗读和点评，高中时因为一篇作文被教语文的班主任赏识，我们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韦家祠堂已被多次拆解，现在的学校已看不出当年的一丝影子。韦家祠堂被浓缩成为一个小建筑龟缩在学校对面。这个叫祠堂坝的地方建设成了全国卫生先进乡镇，四周原本荒芜的山梁也变得郁郁葱葱，那些年我流连在山间的足迹已无踪可寻。

随着山乡的发展，更多的少年从这里走向大山之外，用他们的足迹实现着父辈们走出大山的梦想。

故乡的秋风已经冷了，茶山还在青绿，心上走过的那些少年，他们虽然早已散落山外，但是那个叫古花的地方，枫叶年年红。

(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音协主席)



### 凿光者

□胡中华

井底的月光刺穿了下庄村悬崖的纹样。他们的指缝渗着血，仍旧紧握着凿向黎明的钢

铁锤的敲打声漫过了峭壁星子吻过昨日的创伤他们的肩膀抵着山骨熬碎了冰霜

他们在三更天咽下咸盐却又在五更揉进了眼眶那截折断了钢钎啊至今还在岩层深处发烫

梦里的天路折成了千层浪他们挑着太阳爬山梁白石头浸透了倔强的盐而今开出串串野花香

天路弯成九曲肠啊他们把指纹融进了青石墙石工号子喊碎了月光啊他们捧出了春雷震天响

如今，云海漫过了碑刻藤蔓爬上了旧奖状红叶映着青瓦房啊还品尝着当年的倔强

天路弯成九曲肠啊白发蘸墨书写着新的辉煌那截断了的钢钎种在路旁它顶着野花轻轻地唱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文化馆)

### 梅花妆

□邓高如

秦巴古道晚霞深照千山醉染万叶飘还

脚下山路远去尽是红毯铺展淡香漫绕绵厚松软时晴时雨有露珠轻闪

试问子怡青霞曾踏过这天然红毯么想来福分也浅

我亦犯难美色多舛怕如白蛇拦了刘郎去路让亭长无功而还

若我下脚哟怎忍伤芳姿美颜倏忽间

上官婉儿似对我言俺眉心那朵梅花妆原是对君最好的鼓励：大胆踏我而去让美丽成壮丽壮美总在前边……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奶奶76岁了，平日满面慈祥，可是一见我，就像唐僧见到孙猴子一样，愁容满面，直接开念“紧箍咒”，让我头疼不已。

每天放学回家，奶奶都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我放下沉重的书包，刚拿起心爱的故事书，想看会儿故事再吃时，奶奶就开始念“催促咒”：“快来吃饭了”“快点来哦”“有好吃的”……连妈妈都受不了，赶忙放下饭碗一把把我拉上饭桌。

好不容易上了桌，刚吃几口，奶奶又念起“诱惑咒”：“来来，这个炒肉好吃”“吃点蒸蛋嘛，好吃”“哎，你们怎么不吃菌子？多吃点”……为了应付奶奶的唠叨，我不知不觉多吃了一碗。

## 家有唐僧

□张亮之

吃过饭，我去做作业，奶奶又念起“提醒咒”：“打开台灯嘛”“快点做哦，思想不要开小差”“头抬高点，不要把眼睛搞坏了”……

好不容易做完作业，终于可以痛快地玩耍了，可是耳边突然又响起“约束咒”：“天黑了，不要弄得到处响”“不要在沙发上跳，别影响邻居休息”……

到了九点半，奶奶又念起“催促咒”：“该睡得了”“快去洗澡”“再不睡长不高了哈”。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抱怨道：“我看

会儿书还不行吗？真啰唆，烦死人了！”抱怨的话儿还没说完，转头看见爸爸的眼神，啥也不敢说了，只好乖乖去洗漱。终于上床了，奶奶又说：“关灯哦”“盖上被子哦”……

我常常在想，奶奶什么时候才能不当唐僧，改掉唠叨的习惯啊。

今年暑假，奶奶去成都姑妈家住了半个月，只有我和姐姐在家，耳边终于清静了。可是每天回家，吃着姐姐点的外卖，自由自在地学习和玩耍时，却觉得有些寂寞，好像少了点什么。直到奶奶回来，家的感觉又回来了。原来奶奶的唠叨也是一种爱，我是离不开奶奶的，正如孙悟空离不开唐僧一样。

希望奶奶健康长寿，让我在她温暖的唠叨中慢慢长大！

(作者系四川省洪雅县实验小学学生)

